

史学新论

郑玄《毛诗笺》讖纬思想析论

李世萍

【提要】从对《毛诗笺》的具体分析来看,郑玄引用讖纬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是今古文诗学融合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是其批判现实、警戒君王的重要手段。郑玄引纬释《诗》既具有学术价值,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前人对郑玄引用讖纬一般多有微词,其实,这是在当时的政治时局和统治者的倡导下,深受时代思潮影响的结果,也与郑玄注释纬书有关。

【关键词】郑玄 讖纬 《毛诗笺》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2-0130-07

学者多称讖纬,其实讖是讖,纬是纬,非一物也。纬书是相对经书而言的,实为经之支流。凡言阴阳灾异及河图洛书之说,皆出于纬书。讖是诸如改朝换代等国家政治制度的预言,史所称“亡秦者胡”之类是也。讖与纬初本为二,末流乃相附合,故自东汉以来即连言之。纬一般包括“七纬”和《河图》、《洛书》等,“讖纬之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倾向,是把儒家经典神秘化和宗教化。其中包括了完整的三皇五帝系统、圣人感生受命的传说、任意比附的灾异祥瑞等等”,^①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框架,附会经义,并与儒学相结合,构成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神学体系。东汉时期,讖纬思想大行其道。实际上,《毛诗笺》中几乎没有讖语,而主要与纬书有关,为通俗起见而称讖纬。

一、《毛诗笺》中的讖纬

郑玄生于东汉,兼通今古文,说经之外,又兼治纬。其《戒子益恩书》云“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郑玄对《易纬》、《书纬》、《礼纬》、《尚书·中侯》都作了注解,而注纬先于注经。所以郑玄的笺注参杂

130

不少讖纬思想。《毛诗笺》引用的纬书主要有《尚书纬》、《易纬》、《孝经纬》、《诗纬》、《中侯》及《河图》、《洛书》等。

《小雅·节南山》“不自为政,卒劳百姓”笺:“昊天不自出政,则终劳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图书,有所授命,民乃得安也。”后一句话纯粹是郑玄所加,读诗至此,他不禁有所感慨,想到如果昊天出河图、洛书则能使天下安宁。顾颉刚说:“河图是龙马驮出来的,洛书是神龟献上来的。不管怎样,二者一定是最古的讖纬。”^②郑玄《六艺论》云:“《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正因为河图、洛书是帝王治国安民的宝典要道,所以郑玄在国家纷乱、民怨沸腾时想到了这些纬书。

《商颂·殷武》“天命降监……大立其福”笺:“谓命汤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云:“《中侯·契握》曰:‘曰若稽古王汤,既受命,兴由七十里起。’”还有,《玄

^① 许道勋、徐洪兴:《经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②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鸟》“古帝命武汤”笺：“古帝，天也。天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汤，使之长有邦域，为政于天下。”出自《尚书纬》。

刘小枫概括说：“纬书具有华夏国家宗教的自然法经典的性质，其核心是：受天命而王，以教化天下。”^①刘氏指出各种纬书的共同点是天命论，目的是为了教化天下百姓。这便与郑玄的“诗教”观不谋而合了。所以郑玄在《毛诗笺》中多次引用讖纬，按内容的不同，可分为阐述阴阳五行和灾异、解说经义、说明符瑞、论述五帝感生、说明天文历运等几个方面。

阐述阴阳五行是讖纬的一个重要内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战国时的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②

《鱼藻》序：“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笺：“万物失其性者，政教衰，阴阳不和，群生不得其所也，将不能以自乐，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祸。”“群生不得其所”引自《易纬·乾凿度》，说明政治衰微导致阴阳不和，从而产生了各种自然灾害，使万物失性不得其所。《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笺：“天之生众民，其性有物象，谓五行，仁义礼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谓喜怒哀乐好恶也。然而民所执持有常道，莫不好有德之人。”郑玄在这些笺注中加进了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阴阳五行思想。

灾指天灾，如水旱灾害。异指怪异的现象，如日食、月食等。灾异说起于春秋时期，《春秋经》记载了日食36次，地震5次，山崩2次，大水9次，物异5次。^③汉代董仲舒、京房等大扇此风，灾异说愈加兴盛，纬书中反映此类内容很多，认为灾异反映国君政治上的失误。据统计，两汉大臣因灾异而上言的，西汉达34次，东汉55次。顺帝时15次，灵帝时12次，桓帝时8次。^④董仲舒总结说：“凡灾异之本，

尽生于国家之失”。

郑玄将《十月之交》序改为“当为刺厉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郑笺用纬说，改为周厉王时日食。”第一章笺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会而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日辰之义，日为君，辰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恶也。彼月则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为异尤大也。君臣失道，灾害将起，故下民亦甚可哀。”《毛诗正义》曰：“《推度灾》曰：‘十月之交，气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纬虽不可尽信，其言主以释此，故据之以为周十月焉……日食，阴侵阳，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为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为金，辰为木，金应胜木，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犹君臣颠倒，故言亦甚恶也。案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日。知取金木为义者，《推度灾》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强，故天垂象以见征。辛者正秋之王气；卯者正春之臣位。日为君，辰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为臣，秉权而为政。故辛之言新，阴气盛而阳微，主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纬文，故知取卯侵辛为义。”可见，郑玄对于章句的解释几乎都取之于《诗纬·推度灾》，其前提和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他认为君为阳为辛、臣为阴为卯，君弱臣强，则为阴侵阳、卯侵辛，这违背了阴阳思想和五行相克观念，所以导致了日食。郑玄把日食这种自然现象归因为政治，以为是君王昏聩而臣子擅权所致，其用意深远，旨在委婉地批判当时外戚宦官当权的政治形势。

纬书之名，义在配经，郑玄有时引用讖纬来解说经义。如《灵台》序：“民始附也。文

① 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5页。

② 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7页。

③ 钟肇鹏：《讖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④ 金震：“两汉魏晋南北朝祥瑞灾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2级博士论文，第129~139页。

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笺云：“民者，冥也。其见仁道迟，故于是乃附也。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民者，冥也”引自《孝经纬·援神契》。原诗本指文王有德而人民归附之，郑玄解一字而意思全变，他认为天命附着在文王身上。《诗纬·推度灾》曰：“关雎知厚，冀得贤妃，正八嫔。”《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笺化用了这一说法：“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

《毛诗笺》引用谶纬也有说明符瑞的。祥瑞是君王受命于天的符信。符命即天符受命，人不可违。如果君王行王道，则上天示以嘉应。《白虎通义·封禅篇》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①王莽假借符命而移汉祚，光武帝受之而中兴，都是帝王接受符命的典型例子。

《周颂·思文》“貽我来牟，帝领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笺云：“武王渡孟津，白鱼跃入于舟，出涘以燎。后五日，火流为乌，五至，以穀俱来，此谓遗我来牟，……《书》说：‘乌以穀俱来’，云穀纪后稷之德。”《正义》云：“‘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来’，皆《尚书》文。”并引其注解：“白鱼入舟，天之瑞也。”可知郑玄的笺注多源于《尚书》及其纬书，其中的‘白鱼入舟’和‘乌衔穀’都具有神异的谶纬特点。郑玄化用之，说明后稷有德，乌含穀而来，乃接受天命而为。此为嘉瑞中的植物瑞——嘉禾。

谶纬中的“五帝”指的是五天帝，其名源于《周礼·天官·太宰》之“祀五帝”郑注：“五帝，谓四郊及明堂。”五帝各有其所主之德。《史记·封禅书》云：“（高祖）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帝有五，而四何也？’于是高祖……乃立黑帝。”郑玄《毛诗笺》多次阐

述五天帝，如《长发》“帝立子生商”笺：“帝，黑帝也。”《正义》云：“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谓汁光纪也。”出自《诗纬·含神雾》。

纬书里有五帝感生神话的记载：关于青帝伏羲，《诗纬·含神雾》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春秋·元命包》这样记载赤帝神农和白帝少昊的诞生：“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黄帝时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而生白帝”。《河图·始开图》记黄帝轩辕云：“大电绕北斗，枢星耀，生黄帝”。关于黑帝颛顼，《河图·稽命徵》云：“瑶光之星，如虹贯月，感处女于幽房之宫，生帝颛顼于若水。”

郑玄在说明商、周部族的诞生时也与此不谋而合。如《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笺：“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之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覆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往，如有人道感己者。于是遂有身而肃戒，不复御后，则生子而养长，名之曰弃。舜臣尧而举之，是为后稷。”不难看出，郑玄是依据纬书而立论的。因为“五帝感生之说谶纬家用以作为帝王应命之要件。”^②日本学者池田秀三在《纬书郑氏学研究序说》中指出：“郑有说《诗》从毛的原则，但在‘感生帝说’方面，就是丝毫不肯让步，因为‘感生帝说’是构成纬书的基本要素之一。”^③

郑玄有时引用谶纬来说明天文历运，如《绸缪》“三星在天”传：“三星，参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而笺云：“三星，谓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妇父子之象，又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为候焉。昏而火星不见，嫁娶之时也。今我束薪于野，乃见其在天，则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见于东方矣，故云‘不得其时’。”

①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3页。

② 吕凯：《郑玄之谶纬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9页。

③ 转引自日本东海大学洪春音博士论文“纬书与两汉经学关系之研究”，2002年，第51页。

郑玄对于“三星”的解释不同于毛传，因为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婚时，毛以秋冬为婚时，郑玄则认为嫁娶应在仲春，即心星未见之时。故他用《孝经纬·授神契》“心，三星中独明”解经。

再如，《大明》“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笺：“殷盛合其兵众，陈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诸侯有德者当起为天子。言天去纣，周师胜也。女，女武王也。天护视女，伐纣必克，无有疑心”。郑玄认为武王伐纣乃天意所为，与《诗纬》天人感应说不谋而合。《诗纬·汜历枢》“午亥之际为革命……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齐诗认为《大明》处于午亥之时，应该革命，武王伐纣正好把握了时机、顺应了天命，所以最终取得了胜利。

从以上论述可见，《毛诗笺》中表现出较多的讖纬思想，这符合汉代经学的总体特点——以“天人合一”为基本模式，这种解经思想有其积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君权的限制，以保证帝王的施政符合经学所要求的德政，体现了经学家们的良苦用心。“当时儒者以为人主至尊，无所畏惮，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犹知恐惧修省。此《春秋》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之义，亦《易》神道设教之旨。汉儒籍此以匡正其主。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虽未必能如周宣王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尚有君臣交讫遗意。此亦汉时实行孔教之一证。”^①即统治者不施行德教，骄奢淫逸，则会众叛亲离；滥用刑罚，则民怨沸腾；这样，阴阳失调就会有灾异发生。所以，灾异是君王“失德”的结果，必须反省自身。显现灾异既是天对君王的警告和惩罚，也是试图挽救君王的过失，体现了天的仁慈。

二、郑玄讖纬思想成因初探

《诗经》本身有大量表现王朝衰微、政治黑暗的作品，具有天灾人祸的内容，为经学家提

供了引申发挥的方便。李寻对哀帝问引《十月之交》“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的诗句，认为灾异在皇甫卿士之属。

郑玄笺注中讖纬观念的产生存在多方面的原因，既有时代和政治的因素，更与其本人经历及学术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政治时局的影响。汉代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战争暴乱连绵不断，“自桓帝即位之元年至灵帝中平元年，黄巾大暴动之前，这三十七年中，农民暴动共发生了二十二次。”^②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地震、日食等自然灾害层出不穷。郑玄所处的桓、灵之时，政治日趋腐败，宦官外戚专权，党锢之祸接二连三，文士们更加惶恐不安。面对这样的时局，自然会引发人们对天道人事的深刻思考。“讖纬的泛滥与政治危机的日益严重，两者是互为因果的。”^③

其次，统治者的倡导和重视。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而“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春秋繁露》中，它奠定了汉代思想的基调。那么从自身的统治出发，阴阳五行学说一定是统治者的不二法宝。侯外庐先生认为《白虎通义》“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出于讖纬”，^④而它又是当时君主认可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讖纬思想为西汉哀、平以来的统治思想，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后汉书·张衡传》云：“初，光武善讖，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⑤西汉后期至东汉之际，成帝改德，王莽篡汉，刘秀起兵，公孙述称帝，都利用了讖纬，而以汉高祖和光武帝

①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6页。

②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2～503页。

③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④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9页。

⑤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张衡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91页。

为盛。《郑兴传》记郑兴因不善谶而不被任用，《景丹传》记“世主即位，以谶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①可见东汉对于谶纬的重视，竟关系到人事的升迁。据《章帝纪》记载，章帝建初四年召儒生、官员会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②《樊丰传》记“以谶记正五经异说”。^③由于帝王喜好，臣子必然竭力迎合，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刘瑜上书陈事，“特招召瑜问灾异之微，指事案经谶以对。”^④

再次，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当时学者竞传谶纬。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主要内容是把先秦至成帝时的一切灾异与君王言行联系起来，以天人感应进行解释。^⑤《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则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⑥

两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并立为官学，以灾异、谶纬解经是当时的潮流，“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贾逵以此兴《左氏》，曹褒以此定汉礼。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⑦东汉学者多通数经，兼明图谶，据《后汉书》记载，姜肱、刘瑜、任安、景鸾、樊英、韩说、董扶等皆通谶纬。其时学者精于此学，大有不治纬而不能通经之势。而作为一代“通儒”的郑玄自然也不例外。

特别是，汉代三家诗也都有谶纬化倾向。如《后汉书·儒林传》云：“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⑧这说明韩诗中以谶纬说《诗》的趋势比较大；鲁诗学者刘向也有以阴阳灾异说《诗》的倾向。《五行志》记载其说定公十五年鼯鼠食郊牛，引《相鼠》；说文公十六年有蛇自泉宫出，引《斯干》。说明连严谨的鲁诗学者也有谶纬化倾向。《儒林传》又云：“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⑨《河书》和《洛图》是较早的谶纬，而齐诗学者景鸾每每吸取之，说明齐诗更信奉

谶纬。

三家诗均有谶纬的因素，这对郑玄有很大的影响。郑玄对谶纬亦深信不疑，不过，这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周予同先生指出：“汉代经学家，不仅今文学家与谶纬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古文学家及混淆今古文学家者，其对于谶纬，也每有相当的信仰。至于反对谶纬的，如《文心雕龙·正纬》篇中所举的‘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深瑕，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都是完全出于个人见解的超脱，和经学学统上没有多大的关系。”^⑩周氏所言比较公允，谶纬乃时代潮流，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郑玄笺注中表现的谶纬思想并不奇异，也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为一个缺点，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

当然，郑玄笺注中的谶纬思想还与其本人经历和学术活动有关。他遍注群经，尤其是注释过《易经》和纬书，还精通天文历数、图纬和算术，所以《毛诗笺》中表现出一些阴阳谶纬思想就不足为怪了。《隋书·经籍志》云：“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律之注。”^⑪徐兴无总结说：“至郑玄出，为《洛书》、《易纬》、《尚书纬》、《诗纬》、《礼纬》、《礼记默房》、《乐纬》、《春秋纬》、《孝经》、《尚书中侯》诸纬作注，其所注之经和所注之纬，皆以经纬互证，对谶纬文献作出了系统的整理。”^⑫

① 《后汉书·景丹传》。

② 《后汉书·章帝纪》。

③ 《后汉书·樊丰传》。

④ 《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

⑤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2页。

⑥ 《汉书·董仲舒传》。

⑦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09页。

⑧⑨ 《后汉书·儒林传》。

⑩ 《周予同经学论著选集·纬书与经今古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⑪ 《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41页。

⑫ 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0页。

吕凯在其《郑玄之讖纬学》序言中指出：“盖以信纬罪郑玄者，是未详考东汉之时代也。谓郑玄以纬乱经者，是未明汉初经学之流变也。自光武颁布图讖于天下，讖纬已成东汉之国教。时尚如此，不精于是，不足以称通儒。”^① 池田秀三就郑玄引纬证经的理由作了如下说明：“一、证明各经之间互不矛盾；二、使经学体系致密化；三、打造无可动摇的经学世界，此为最高目的。”^② 他所言三点值得我们深思。由此可以推出引用讖纬是今古文融合的重要途径，也是郑学自成体系的一个必要前提。

三、对郑玄引用讖纬之评价

弄清楚郑玄讖纬思想的由来之后，就应该对《毛诗笺》中的讖纬给以比较客观的评价。而清代以前的学者多从正统的思想出发，对郑玄以纬注经多持贬斥的态度。梁许懋说：“郑玄有参柴之风，不能推尊正经，专信纬侯之书，斯为谬矣。”^③ 孔颖达《舜典》疏亦云：“郑玄笃信讖纬。”王应麟《困学纪闻》云：“郑康成释经，以纬书乱之。”《四库提要》于《周礼注疏》下直接表明：“好引纬书，是其一短。”现代学者多半仍因循传统，对郑玄引纬颇有微词。杨天宇说：“郑《注》之谬，还在于用与阴阳五行思想紧密结合的宗教神学思想注经。”^④

平心而论，郑玄引用讖纬解经并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一，讖纬思想本身极其庞杂而矛盾：“一方面反映政治上各种势力的勾心斗角，借讖纬语言表现种种政治野心；一方面却又在讖纬迷信的形式下，反映出汉末真实的社会矛盾和进步的社会理想；……因此对于讖纬需要持细致的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作为西汉以前今文经学思想运动发展的产物，应当把讖纬作为汉末的社会思潮来加以分析，而不应作为误入歧途的思想垃圾，简单摒弃。”^⑤ 即讖纬的出现和流行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存在自有其合理性，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它。何况，讖

纬依附于经书，与经典自然难脱干系，所以注释经典也难免会碰到这些缠夹不清的问题。范文澜先生认为“康成兼杂古今，故信纬也。”^⑥ 相信讖纬之说是郑玄兼采今古文的一个自然结果，不足为怪。

第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讖纬可以有效地遏制皇权，缓解社会矛盾。正如前面皮锡瑞所言。余敦康说：“在纬书中，通过对灾异的解释，指责‘人主自恣’、‘后党擅权’、‘女谒乱公’、‘邪臣蔽主’、‘君臣无道’的言论比比皆是，并且直言不讳地预言亡国丧主，天下大乱，世界已面临末日，这完全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意识。”^⑦ 可见，讖纬与政治休戚相关，郑玄引用讖纬为后人认识东汉的政治形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第三，郑玄所引讖纬大多有助于经义之正解，这些我们应该信从。清代徐养原说：“夫纬书虽起于西京之末，而书中之说，多本于先儒，故纯驳杂陈，粗精互见，谈经之士，莫能废焉。康成之信纬，非信纬也，信其与经义有合者也；《诗》、《书》注中所引，皆淳确可据，比之何休，特为谨严。”^⑧

第四，讖纬本身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它还有不小的用处，即在某种程度上使古文经学得以立足。《后汉书·贾逵传》为此提供了一个旁证：“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讖合者，先帝不遗乌菟，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五经家皆无以致图讖明刘氏

① 吕凯：《郑玄之讖纬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② 转引自日本东海大学洪春音博士论文“纬书与两汉经学关系之研究”，第50页。

③ 《梁书·许懋传》。

④ 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⑤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3页。

⑥ 刘德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正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7页。

⑦ 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页。

⑧ 徐养原：《纬侯不起于哀平辨》，见严杰补编《经义丛钞》卷20。

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皇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皇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①这段话表明贾逵是借助谶纬才使《左传》得以立为学官的。

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谶纬思想是郑玄学术的污点，而作为一位古文经学家，郑玄能恰当地融汇谶纬，体现出“有容乃大”的魄力。“辩证地看，郑玄此举促进了经今古文学的进一步融合、统一，加快了今古文之争的平息。”^②正是在此基础上，郑玄才能真正实现经学的“小统一时代”。可以说郑玄引用谶纬是其融合今古文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五，谶纬的最终目的与郑玄的学术思想不谋而合。谶纬的内容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了自然、社会、人事等各个方面。但其最终指向是实现德治国家，即为受命而王寻找依据，或成为教化天下的方式。葛兆光说：“中国思想世界中纬书之学由兴而盛，由盛而衰，它把古代中国关于宇宙的观念、天文地理的知识、星占望气等技术、神仙传说与故事，与传统的道德和政治学说糅合在一起，一方面试图以理论与经典在知识系统中提升

自己的文化等级与品位，一方面试图以这一套囊括诸家，包笼天地人神，贯通终极理想、思想道德、制度法律与具体方术的知识系统干预政治，以建立理想的秩序。”^③这与郑玄的德治思想不谋而合。作为一位大儒，郑玄不是“不闻身外事”，而是通过笺注来表现他对社会和时世的关注，体现出古代知识分子深切的忧患意识。

总之，郑玄《毛诗笺》引用谶纬多数符合经义，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则为其融合今古文构建“通学”奠定了基础，这是其学术价值；另则折射出东汉政局的混乱，为当时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此为其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河北廊坊师院文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赵俊

① 《后汉书·贾逵传》。

② 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

On Mystical Confucianism Ideas in Zheng Xuan's *MaoShijian*

Li Shiping

Abstract: Through a concrete analysis of *MaoShijian*, it can't be denied that Zheng Xuan quoted mystical Confucianism ide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objectively; on one hand, it made dialectic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classics;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used to criticize realism and alert governors. That Zheng Xuan explained The Book of Songs through the mystical Confucianism ideas had academic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s well. There some criticism on Zheng Xuan for his quoting mystical Confucianism ideas. It is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governors' claim, and Zheng Xuan's noting on many mystical Confucianism.

Key words: ZhengXuan; mystical Confucianism ideas; *MaoShijian*